

品花寶鑑

九

品花會館

七

品花寶鑑

第二十五回

水榭風廊花能解語

清歌妙舞玉自生香

話說前回書中。玉林桂保在王恂處。講起怡園演習新戲。預備華公子逛園。流光荏苒。倏忽一月。劉文澤已回書中。所講這班名士。華公子向來往來者。就是劉文澤一人。其餘多未謀面。此時文澤之父。劉守正。已陞了禮部尙書。是以文澤偕其妻。星夜赶回。未免有些慶賀之事。又適子雲。

寫書前往文澤回京已有半月。諸事已畢。到了初六。那日乘著早涼。辰刻就到怡園來。一車兩馬。服御鮮華。進了園門。卽有人通報去了。文澤一面觀望園中景緻。一面慢慢的走。這怡園逛的人雖多。記得清路徑的竟少。周圍大約有三四里。園中的小山是用太湖石堆成。其一帶大山是土做腳子。上面堆起崇山峻嶺。護以花木。襯以亭臺。儼然真的一樣。其山洞中。係暗用桔槔。戽水倒噴上來。就成了飛瀑。池水一帶源通外河。迴環旋繞。寬窄隨勢。其地內另

有射圃球場。漁莊稻舍。酒肆茶寮等處。皆係園丁開設。一樣的精潔。爲園中有執事人消遣。亦可免其出外曠業。此係度香的作用。園中正經庭院。通共有二十四處。有連有斷。不犯不重。若認真要遊。儘他一天不過遊得三四處。總要八九日方盡。就是園主人一時只怕也記不清楚。中間一所大樓曰含萬樓。取含萬物而化光之意。是園中主樓。四面開窗。氣宇宏敞。庭外一箇石面平臺。三面石欄。中間是七重階級。前面是一帶梧桐樹遮列如屏。再前又是重。

樓疊閣東邊這一帶垂楊外。就是池水連著那吟秋水榭。此時開滿了無數荷花。白白紅紅。翠幃羽葆。微風略吹。卽香滿庭院。當時子雲接進文澤。到含萬樓下坐定。子雲卽問了些保定光景。文澤講了一遍。便問子雲道。今日除華公子之外。有何佳客。子雲道。幾箇年老紗帽頭。同華公子是說不來的。平時來往那些人。係有生有熟。席間若有一箇道學先生。就使通席不快。所以止請了我們常敘的幾位。除高卓然沒有回來。此外是史顏田王梅。分作三席。那

曉昨日一齊辭了。可的這麼湊巧。竟一箇都不能來。文澤便問何故。子雲道。庾香舊病又發了。史竹君昨日醉壞了。竟至嘔血。不能出房。湘帆說是沒有會過華公子。不肯來。庸菴爲是這兩天。他夫人要弄璋了。一步不離伺候。劍潭見諸人不來。也就辭了。昨日只得邀了張仲雨。倒是同華公子相識的。餘外就是靜宜。共有五人。只有兩席。他們沒有會過華公子。不曉得是怎麼一箇富貴驕奢的氣概。所以不肯來。你也長見的。其實也不見怎樣。不過氣勢自

高侍從華美而已。文澤便問次賢在何處。子雲道。靜宜因今日新戲出場。內中有些關節。並聲律尚有些不諧處。親自在那裏一一指點。少停就來的。正說之間。張仲雨到了。子雲迎接進來。文澤起身相見。見仲雨的服飾。今日與平日不同。往常仲雨是箇從九品銜。今日冠服。忽然。是箇六品。與他一樣。想必又加捐了。因問仲雨道。恭喜。恭喜。幾時捐陞的。連我都不給一箇信。恐怕要喫你的喜酒麼。仲雨笑道。好。你遠遠的躲著。恐怕問你借錢。我這箇算什麼。不

害羞。還要告訴人呢。不過花幾兩銀子。少覺得好看一點。
兒省得人家笑我是箇磕頭虫。原來子雲是知道的前日。
還幫過他一千兩銀子。便對仲雨道。好麻利。就成功了。你。
說是捐同知的。仲雨道。幸虧你二太爺。不然幾乎辦不成。
原要想捐箇同知。除了你二太爺之外。湊不上兩竿。偏偏。
劉老大又在保定。不然是五百兩。我斷不能饒過他的。如。
今這箇正指揮。一總也花到四千頭。還是起盛的潘老三。
替我墊了五百兩纔成的。文澤對子雲道。張老二實在算。

一把好手。各樣精明。出去不消說。是箇能員。將來必定名利雙收的。子雲笑道。名利是一定雙收。上司一定歡喜。就是百姓喫苦些。文澤大笑。仲雨也笑道。這到被你猜著。若說將來不要錢。就是我自己也不肯作此欺人之語。況且我這箇官。原是花了本錢來的。比不得你們這些有福之人。一出書房。就得了官。我將來不過看什麼錢。可要不可要就是了。說得衆人皆笑。次賢卽從屏後出來。大家見了。諸名旦也都隨著出來見過。大家又坐談了一會。只見家

人上前稟道。華公子快到門了。子雲吩咐速備椅轎。在園門伺候。卽請次賢陪著文澤等。自己忙整理衣冠。迎出含萬樓來。停了一回。聽得許多腳步聲音。只見一箇六品服飾的人。過假山來。又見四箇也是冠帶的。扶著椅轎。中間坐著那彩雲皓月。玉裏金裝的一位華公子。後頭一羣人。大大小小。約有二十餘箇。跟著將近堦前。子雲降堦而迎。華公子一見子雲。卽忙下轎。恭身上前。與子雲相見。問了好。卽攜著手。同上了堦。進了含萬樓。重新見禮。原來華公

爺與徐相國已是二十年至好。又同在軍營兩年。有苔岑之誼。金石之交。徐子雲與華公子。他們又訂金蘭。重修世好。子雲比華公子長了五歲。華公子以長兄相待。甚是恭敬。當時子雲卽讓華公子坐了。家人獻過了茶。華公子道。早幾日就要過來請安。因連日有隨駕差使。而且天氣又熱。恐妨起居。今天稍爲涼快。正可與吾兄快談半日。只可惜一城之隔。不能秉燭夜遊。尙難盡興。子雲道。屢蒙移玉。榮及林泉。鄙人是蕭閒無事。疏嬾成癖。常欲邀請仁弟一

談但恐從政少暇。不便相擾。且一城之阻。頗難暢意。今日欲屈大駕。作一通宵之敘。不知可肯暫留草堂一宿否。華公子笑道。名園佳卉。思及夢寐。總希盡興一遊。遲日再擾尊齋。非特一宿。還要與仁兄作平原十日之歡。方消鄙吝。今日必須回去。且恐明日有欽派差使。實因塵俗有阻。清興且天方盛暑。明月未盈。俟中秋前後。與兄作一通宵良會。何如。子雲笑道。尊論極是。晚間無月。夜飲覺得無趣。亦不必中秋。七月卽可以下月十五爲期罷。華公子道也好。

天稍秋涼。就覺得人心爽快。無奈做園限于基地。不及尊園之半。且從前造屋時。也非名手布置。似覺無甚邱壑。夏日欠爽。惟秋冬尚可小憩。吾兄如不嫌簡慢。弟當奉迓高軒。子雲道甚好甚好。如遇不得出城之日。必來相擾。府上西園布置極佳。若能通到東園。則更妙矣。華公子道。隔著中間多少正房。是通不來的。且東園爲賓客聚居。雜人甚多。無從點綴。正說之間。只聽後面鼓樂之聲。子雲卽讓華公子進內。過了穿堂。走到承蔭堂堦前。堂上三人都到廊。

前款接公子一見了。皆係交好。又對次賢作了一揖道。
靜宜先生費心了。排出這些戲。叫我們看戲的。何以爲報
呢。今日大家只有多敬幾杯酒。酬勞的了。次賢哈哈大笑
道。恐下里之音。不當清聽。如蒙領賞。鄙人願代諸君浮一
大白。大家笑說很好。酒筵已齊。家人卽捧酒來。子雲送酒
安席。東邊是華公子首座。仲雨作陪。西邊文澤上座。次賢
作陪。子雲在華公子席上作主人。華公子道。沒有客了。就
是五人。何妨併作一席。寫遠了。不好說話。再一開戲。講話

更聽不見了。文澤道。既如此。併作一桌罷。子雲道。也好。但是擠了。換箇圓桌罷。只是不恭些。華公子道。好說。兄弟亦算不得客。二哥這麼拘禮。以後就不敢奉擾了。子雲連聲答應。家人們卽在中間擺了一張圓桌。重將杯盤擺好。撤了兩邊戲臺上。已打動鑼鼓。只見戲房內婷婷嬈嬈走出十枝花來。蓮步略移。香風已到。捧著牙笏。走到席前邊。朝上叩了一箇頭。站起來。先是寶珠。蕙芳。素蘭三人上來。又對華公子請了一安。將牙笏呈上。華公子知道。這一班小

旦都是子雲得意人。袁寶珠更是寵愛。天天在園裏的。也就世故起來。便攙住寶珠手道。你們這本戲。共演了幾天了。寶珠道。一箇多月了。是各人分開演的。一箇人不過三五齣戲。華公子就隨意把各人的都點了一齣。其餘那七箇都上來了。請點。華公子且不點戲。先將諸旦打諒一回。卻不認識。因問了姓名年號。七箇之中。又獨賞識琴言。便問子雲道。這箇像是新來的。子雲笑問道。何以知之。華公子道。我見他舉止。似乎沒熟練。然而秀外慧中。覺有出塵。